

手绢上的花田

〔日〕安房直子 著
〔日〕岩渊庆造 绘
彭懿 译



SHOUJUAN SHANG DE HUATIAN

手绢上的花田

[日] 安房直子 著

[日] 岩渊庆造 绘
彭 懿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4-161

Text copyright © 1973 by Naoko AW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73 by Keizo IWABUCH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3 under the title

“HANKACHI NO UE NO HANABATAKE” by Akane Shobo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kane Shobo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手绢上的花田 / (日) 安房直子著; (日) 岩渊庆造绘; 彭懿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9

ISBN 7-80679-995-8

I. 手… II. ①安…②岩…③彭… III. 童话—日本—现代 IV. I31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864 号

责任编辑: 余 人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装帧设计: 小 璐
责任校对: 张 莉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7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关于本书

安房直子所营造的是一个唯美的艺术世界，作品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在甜美的幻想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哀愁，让人在凄美、空灵、梦幻般的文字中感受生命的诗意；安房直子善于把现实空间和幻想空间编织得天衣无缝，用幻想的故事映照真实的人生；安房直子的作品常见的主题是孤独、温情、怀念和爱。作家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在探讨一个命题：人究竟是什么？

《手绢上的花田》写一个神奇的幻想故事，记录了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发人深省，催人深思。

一个邮递员受老太太之托帮她保管茶壶。邮递员谨守诺言，尽情享受神奇茶壶带来的无限美好与惬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邮递员到底还是忘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安房直子经典童话

《山的童话：风的旱冰鞋》

《手绢上的花田》

《直到花豆煮熟——小夜的故事》

《兔子屋的秘密》（待出）

《红玫瑰旅馆的客人》（待出）

关于作者

安房直子 (1943—1993)，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话大师。她虽英年早逝，作品却广为流传。1969年发表成名作《花椒娃娃》，获第三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其作品精美隽永，想象奇崛。主要作品有《被施了魔法的舌头》《风与树的歌》《手绢上的花田》《白鹦鹉的森林》《银孔雀》《紫丁香大街的帽子店》《黄昏海的故事》《天鹿》《遥远的野玫瑰村》《花香小镇》《冬吉和熊的故事》《山的童话：风的旱冰鞋》《狗尾草的原野——豆腐店主的故事》《红玫瑰旅馆的客人》《直到花豆煮熟——小夜的故事》等，其中《风与树的歌》获第二十二届小学馆文学奖，《遥远的野玫瑰村》获第二十届野间儿童文艺奖，《山的童话：风的旱冰鞋》获第三届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直到花豆煮熟——小夜的故事》获第二届广介童话奖。



关于译者

彭懿，毕业于复旦大学及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幻想文学理论专著《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论》《宫泽贤治童话论》《幻想教室》，长篇幻想小说《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魔塔》《妖孽》，摄影旅行笔记《独去青海》《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以及译作《遭遇异人的夏天》《安房直子文集》等。

序

潘向黎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那片花田。那是十二年前了，在日本。我一个人从东京出发，乘着列车出去旅行。去哪里已经不记得了，也许当时就目的地不明吧——那时候的我，是那样年轻，有时喜欢那样自我流放般的旅行。列车经过一个小站，我被窗外的几株大波斯菊吸引（那样纤细欲飞的花枝，那样娇柔明艳的颜色），匆匆下了车。我独自漫步，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原野上，天哪，这里到处都是盛开的大波斯菊！一片深粉色的花海！我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向前走，同时心里开始感到凉意，有一种淡淡的非人间的感觉。可是就是无法让自己的双脚和双眼离开这一片神奇的花田……

安房直子的世界就是一片花田，开满了粉色、淡紫

色、蓝色的花朵，花瓣像薄绸一样半透明。每一朵都异常单纯，却汇成了一片凄迷；明明色调温暖而明亮，但是在无边无际中透出一股神秘莫测的魅惑和诡异——似乎在优美的花田之下，四处隐藏着暗泉，那通向永恒的孤独、死亡和人性中不可知的深处……的暗泉。我们听见泉声就会发抖，可是偏偏想拨开花丛看个究竟。真是一种折磨啊，可是谁会愿意它结束？离开这样绝美幽静的地方回到粗糙而匆忙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安房直子幻想小说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她将现实沉入到了幻想的底层，从而最大限度地模糊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境界线。她确实不需要生硬的时间隧道或者夸张的魔法巫术，就轻易地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来回穿梭。

《手绢上的花田》一开头，那个邮递员去送信，信封上的地址曾经是一家酿酒厂，二十几年前这里毁于战火，只剩下这座酒窖，里面早就没有人住了。这封信，就是现实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投函。既然有人相信那里面有人，发出呼唤，里面就会有人出来。于是，令人睁大眼睛的事情开始了。当那个老奶奶说“来，请坐”之后，我读到了世界上最精准、最传神的文字

(也是最原汁原味的译笔):

想不到酒窖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会客厅。古色古香的圆桌子，四把天鹅绒的椅子，熏成了黑色的煤油灯和铁火炉。这些东西仿佛沐浴着魔法的光芒，模模糊糊地浮了上来。

这就是安房直子。她一声“请坐”，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

另一种手法，连这声“请坐”都没有，她没有叫我们过去，我们就这么好好在家里坐着，劈头就来了：

对不起。

这么早就来惊动您，真是抱歉。这里是一家茶馆吧？那么，请让我歇一会儿。

昨天晚上，我住到了一家可怕的旅店里，一夜没合眼，天一亮，就没命地逃了出来。

还有第三种，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手法，直接把很离奇很神秘的说成很日常很普通，仿佛天经地义，人人

知道似的——

您是问樱花屋的事吗？

您这就要去那里吗？您说想成为樱花屋的客人？啊，这恐怕有点难……那家店除了山里人，谁也不让进去。城里人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您还是马上就回去吧！那相当严格。

最发达的想像力，就是让人感觉不到想像的痕迹。没有听见幻想的雨声，却已经浑身湿透。

但是我仍然不同意这是她最大的特点。因为几乎所有优秀的幻想作家都是如此。真正属于安房直子的，最大的特点，是那种调子，带着颜色、温度、透明的又常常水雾弥漫的调子。温暖的凄凉，或者说，凄凉的温暖。对，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不是时而温暖时而凄凉，就是一边温暖一边凄凉。快乐的时候总是有哀痛的影子，伤心的时候，又有明亮的诗意来均衡。我们的古人在受到极大的感动时会说“无以冰炭置我肠”。而安房直子就是这样，冰也是她，火也是她。

安房直子曾经说过：在我的心中，有一片我想把它

称之为“童话森林”的小小的地方，整天想着它都成了我的癖好。那片森林，一片漆黑，总是有风呼呼地吹过。不过，像月光似的，常常会有微弱的光照进来，能模模糊糊地看见里头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原因，住在里头的，几乎都是孤独、纯洁、笨手笨脚而又不善于处世的東西。我经常會領一個出來，作為現在要寫的作品的主人公。

她一定非常喜歡山里的動物：黃鼠狼、獾子、野豬、山兔……還有遠離塵世的植物：雪之下、水芹、鹿藥、牛尾菜、青莢葉、艾蒿、硫磺花、蕨菜、紫萁、胡枝子花、八角金盤……然后是遭遇那些神秘王国来客的孩子和老人。

她是那样忠实于神秘世界的模糊与不确定，从来不按通行的思维或道德准则来限定人物或引导故事，所以那种神秘是广阔而鲜活的，具有让人读完发呆、出神、失眠的力量。她甚至经常回避熟知的概念和字眼。她说“在……饭店里擀擀面条、煮煮杂烩什么的”，而不是“打杂”这样简单粗鲁的说法；“四周已经是黄昏的淡紫色了”，而不是“天黑了下来”这样平庸的句子或者“暮色四合”这样固定的表达；“做好的艾蒿

丸子，要是蘸上甜豆沙吃，连身体里都会有春天来了的感觉”，绝不会说成“真是美味”！

这个隐居山中、生性恬淡的女子，她有如山菊花一样活着，像刺绣一般完成她精致唯美的作品，精细的针脚，鲜活的颜色，灵动的画面，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直到她像山菊花一般静静凋谢。

在她的世界里，除了那种温暖的凄凉，始终带着一种非人间的气息。绝美、纤细、一尘不染，难以久持。

这种气息在《直到花豆煮熟》里，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小夜是一个山精的女儿。她总想变成风去找妈妈——不再是彼岸世界的造访，而是此岸向彼岸归去。

张开双臂，过了吊桥，就真的能变成风吧？身体一点点透明起来，最后身姿消失，就只剩下声音了吧？然后，就都能飞到任何地方去了吧？

“变成风，变成风，我要变成山风！”

那么明显的预感，或者说，预兆。果然，这是安房

直子的遗作，是她死后一个月才出版的一部幻想小说。

她的生命，和她的幻想、她的优美一起始终相伴，
当她的生命走到终点，她的幻想和优美却继续着旅程。

目 录

序 /1

一 壶里的小人们 /1

二 娶新娘子 /26

三 一只长靴 /37

四 一粒串珠 /55

五 跳舞的小人们 /79

六 不安的日子 /92

七 去红屋顶的房子 /99



一 壶里的小人们



某个寒冷的十一月的黄昏。

邮递员用力地敲着一座面朝大马路的建筑物的门。

“信——信——”

这座房子，没有信箱，没有门牌，几乎没有窗户，沉重的大铁门已经是锈迹斑斑了。白色的墙被熏得黑黑的，房子里听不见一点声音。

（这样的地方，会有人住吗？）

一边这样想着，邮递员一边继续敲门。为什么呢？
因为那信封上写着：



东街3-3-11

菊屋酒店 收

而且这座建筑，千真万确就是菊屋的酒窖。

邮递员知道，二十几年前，这一带有一家大的酿酒厂，它的名字就叫菊屋。他还听说，菊屋毁于战火，战争时几乎全被烧光了，只剩下了一座酒窖，家人和店员也都四散逃走了。

可是现在，信却寄往这座仅存的酒窖。

从那以后，这世界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城市的模样、城市的名字都改变了。不过，这个信封上，确实写着现在的地址，没有错，就是指的这座酒窖。

于是，邮递员又一次大声叫道：

“菊屋的人在吗——”

然后，他把耳朵贴到了铁门上。

想不到，里头响起了冬的一声。紧接着，就听到了喀嚓喀嚓的开锁声。邮递员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说：

“啊，信。”

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邮递员的面前，静静地站着一



位身穿深蓝色碎白点花纹布和服的老奶奶。

年纪有七十岁了吧？不，腰都弯成那个样子了，看上去有八十岁或者九十岁了。她一边眨巴着小小的眼睛，一边说：

“我啊，是菊屋的隐居人啊。”

邮递员吃了一惊：

“是吗？我听说菊屋的人全都四散逃走了，没有一个人留在这个城市里。”

老奶奶笑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她说，“我一直在这座酒窖里等着儿子的消息，等了将近二十年了。啊，今天终于来啦！”

老奶奶接过信，夹在双手之间，做了一个作揖似的动作之后，才收到了怀里。然后，她突然转向邮递员，这样说道：

“你进来坐一会儿吧！作为送来好消息的谢礼，我请你喝菊屋秘藏的酒。”

邮递员虽然有点害怕，但又有点好奇。

酒窖的深处，模模糊糊地亮着一盏小小的灯，飘来一股混杂着酒香与霉味的不可思议的味道。



邮递员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他一想到这时摩托车上的包恰好已经空了，今天的投递工作结束了，就松了一口气。再加上老奶奶热情相邀，就说了句“那么就少喝一点”，走进了酒窖里。

酒窖里宛如一个洞穴。

这是一座长时间既不见阳光、不通风，又没有人来拜访过的旧酒窖。如果有人住在这样的地方，那不是妖怪，也应该是幽灵吧？邮递员战战兢兢地朝老奶奶的脸上看去。

可老奶奶的样子一点也不可怕。不多的白头发拢在脑后，正眯缝着眼睛在笑。在有年头的大店里，常有给人这种感觉的老奶奶。

“来，请坐。”

老奶奶说。他这才注意到，眼前有一把大大的扶手椅。想不到酒窖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会客厅。古色古香的圆桌子，四把天鹅绒的椅子，熏成了黑色的煤油灯和铁火炉。这些东西仿佛沐浴着魔法的光芒，模模糊糊地浮了上来。

邮递员坐到椅子上，双手向火炉伸去。只听老奶奶